

《我心歸隱處・鄭序》

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榮休教授關子尹兄詩文集《我心歸隱處》付梓，允為文壇盛事。作者精思博識，淹貫中西，治德國哲學數十年，尤精洪堡特（Wilhelm von Humboldt, 1767-1835）、海德格（Martin Heidegger, 1889-1976）哲學，復以十餘年建立「漢語多功能字庫」，覬正世俗魯魚亥豕之訛，嘉惠杏壇，有功於典籍文化，足稱不朽。作者近年從事近體詩創作，平仄有節，音律整嚴，數載已得佳作百餘首，並附文字自道撰述因緣，不假他人之手，為作鄭《箋》。西詩中譯，尤見語言藝術之造詣。全稿辭采雅懿，意境悠遠，足傳於後世無疑也。

古今論詩者至夥，詩論旨趣至繁。竊以為賞鑑矩矱，品格體義、辭氣神思云云，皆詩人才性思致之延展。故論創作原始，《詩序》謂「情動於中而形於言」，《詩品》謂「氣之動物，物之感人」，其「動」之為詞，皆強調創作背後，有待於詩人品格所得力於二儀天趣，以為充實。古今之論文者，遂以瘠義肥辭，繁采寡情為戒。而詩人論詩，恰如讀史者論世，必先知見其人，由其人品想見其詩品，復以詩品取證其人品。故傳統文筆之論，以有韻為「文」，無韻為「筆」，凡文人撰述編集，文先於筆，「詩」必列於首卷，廁於序論傳誄之前。古往今來，未有遺落其人而能鑑賞其詩者，亦未有不讀其詩而能深識其人者。在昔嚴滄浪（羽，？-1245？）立九品論詩，以「高」、「古」為先，所論雖未為錐刀之末，然主從輕重之間，恐尚未得其肯綮歟？

詩稿列「韋齋詩緣」為首，示飲水思源之意，慕道情懷宛然；繼之以「紀遊」、「感懷」、「唱酬」、「寄贈」、「親情」、「憶兒雜咏」、「悼念」、「再創/諧謔」、「西詩中譯」諸篇，閒適遊賞之餘，仍歸結於緣情傷逝。由詩而想見其人，迴環往復「我心歸隱處」之意，實有託喻，未足為外人道者。古今隱士逸民，傷時憶舊，黃墟興感，無可自解，遂有「友麋鹿而共處，候草木以同凋」之慨。筆者近年讀書，尤致意於棲逸。海濤山木，窅然悲號，寓心無竟，若泛虛舟。今誦詩稿諸作，每感先得我心。含英咀華，情為所移，雖詩筆早疏，久未吟咏，竟於深夜口占一絕，寄贈作者，姑記於此，以誌偶得。詩云：

珠玉清觴照晚襟，幾回堪憶少年吟。自慚未老詩情盡，賸記棠華酒盞深。

復披閱至「次韻余英時勞思光二師 1972 年舊唱」「太息乾坤盡劫灰」一首，又不覺意隨境生，步韻元唱，成七律「劫餘魯殿已無灰」相和。承作者不棄，錄入詩稿，得附驥尾，以為榮寵。今承雅囑撰序，篇末謹再遙錄拙作七律一首，用誌與尊兄文酒論學之因緣。詩云：

世事難擬一局棋，更堪風雨變青絲。願憑海外千杯酒，共醉胸中萬斛悲。
寂寞人如羗挂角，綢繆心似雁知時。春花秋夕俱塵土，賸話當年塊壘詩。

2021 年 9 月 3 日辛丑白露前四日鄭吉雄序於香港寓廬